

2002 中国网络文学精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

中国网络文学精选

年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年中国网络文学精选/林瑟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

ISBN 7-5354-2449-X

I .2...

II .林...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548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阳继波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合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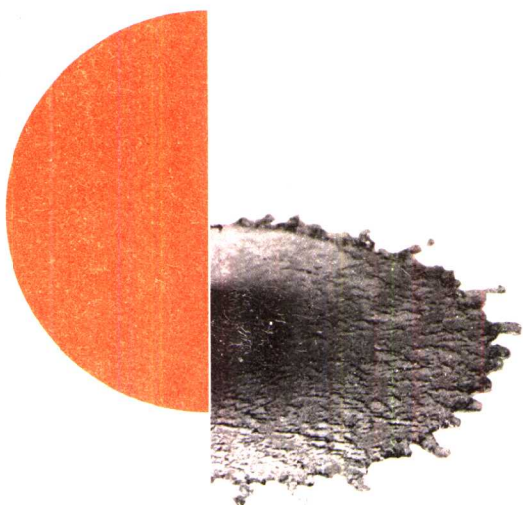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委：

林 瑟 钱文亮 桑 克
sickee sieg 邢育森
俞白眉 张远山 周泽雄

目 录

文 古

有一条鱼（九则）	铸 剑（1）
眼泪的颜色	马 牛（20）
小灰兔的幸福生活	马 牛（31）
叔叔的邻居	马 牛（34）
地球形成时	马 牛（39）
一箭定终身	马 牛（42）

浮 世

细麻绳	陆 文（46）
那一段恶臭难当的日子	宁财神（92）
艳遇	刘 神（127）
快了快了	石 彤（141）

寓 言

骑火车者	张 建（146）
心格	Sieg（157）

恍惚	张 扬 (165)
蜻蜓的家	肖 毛 (171)
人狗殊途	挖墙脚 (176)

传 奇

地球日记	杨 叛 (178)
听雪楼系列之一：血薇	沧 月 (192)
三界	藤上风铃 (218)

私 语

关于毛片	名 残 (233)
我的第一次	大 虫 (252)
很痛	绒 布 (261)
一生的构成	修 竹 (266)

文 论

金庸婚恋始末	萧 醒 (269)
我的左眼不相信右眼	南 琛 (286)

戏 说

心灵的选择	北星等 (302)
一大娘在街头摔倒的几个版本	老 蛋 (316)

有一条鱼（九则）

铸 剑

一、有一条鱼

没有真正目光的人，终其一生也看不到他的存在。

——作者

有一条鱼是人工繁殖人工放养的。在放入洞庭湖前他受到了养殖员的虐待，因为他长得很特别。

那天他正在水池内游泳。正上方的阳光直透水底，透过透明的颤抖的水面，他看到了养殖员摇晃的扭动的影子。养殖员是个干瘦的老头，干黑的小脑袋上顶着一只很大的黄草帽。

“妈的，一个邪种！”这条鱼看见他指着自已。那只手很大，扭动着，像一条大虫子。

这条鱼身子往下沉一截。

“打死你，不祥的东西。”他说。并且抓过一个竹竿往下捅。这条鱼看着这支竹竿捅下来，像一支箭。

这条鱼又往下一沉，停在竹竿刚好够不到的地方。

那支竹竿在这条鱼眼前又插了两下，刚好够不着他。

那竹竿像箭一样退回去，水面上一片混乱，老头子的身影也含混不清，像一片金黄的水在漾动着。

“我明天找个东西宰了你。”老头说完，背着手，顶着一轮晌午的日头，走开了。水池边又平静一片。

周围有许多长得一样的鱼，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但这条鱼却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第二天老头没来。这条鱼等了他一天。第三天喂食的时候，一个光脑袋的男孩子光着身子站在阳光下。从这条鱼的角度看去，他晃动着，颤抖着，像是火焰一样。

以后这条鱼又过了好多天。

但他永远停在水下很低处，停在竹竿刚好够不着的地方。仰视着水面上刺眼的天光和跪在池边的男孩。

“这鱼很怪。”男孩说，“一定有很不平常的经历。”

于是这条鱼向上浮了一下。

男孩说：“真怪，像是通人性。”

这条鱼又向上浮了一截。

最后这条鱼的头浮出了水面。露在了阳光下。他用两眼望着赤着上身的男孩。

男孩却突然从身后抓过一个网抄，向这条鱼抄来。这条鱼急急地潜入最底层，一动不动，好长时间，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后来，这个水池的鱼全部被分装入很多木船的船舱里，开向了洞庭湖深处。这条鱼透过船舱内很浅的泛黄的水，看到四周红旗招展，听到锣鼓喧天，有一个人在很远的什么地方讲话。

这时，他发现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走过来。见到这条鱼时他哇呀一声，说：“看，奇怪的鱼！”于是另一个与他同样年纪的年轻男人跃过来。船舱内的水开始随船晃动。

“抓上来!”

一只手伸了进来。这鱼往水底冲，但撞到了船舱的底部，这才发现水太浅了，藏不住他。

就在这时，一个警察说：“不准乱抓鱼苗。”

于是那只手浮了上去。水“哗”地一响。

这条鱼看到那个警察远远地说：“怪鱼，我活了大半辈子……”

最后，这条鱼连同其他鱼们被倒入洞庭湖中。从此以后，这条鱼便在最深的地方静静地停着，偶然，天空一无遮拦、阳光清澈时他才在浅水处慢慢游荡，没有真正目光的人们，终其一生也看不到他的影子。

二、有一个人

我们的心里居住着一个人。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清醒的时候很少。我们行走在茫茫人海中的时候他正在你的心里打盹。尽管如此，你的目光看起来仍很明亮，脸色也很好。

他每天潜伏在你的心里，透过你的眼睛看着窗外，看着外面阳光下街道上走来走去的人、车和声音。

你每天都在睡梦中见到他，见到他持剑驾云，奔行于无光的空间中。你常常可以听到他在黑暗中的嚎叫，并且为他的嚎叫所惊醒。别人说你在做梦。

在你心里，这个人充满了渴望。你常常见到那渴望化作一条黑色的大狗，在黑暗的空间驾云穿梭，对天狂吠。而你心中的这个小小的人儿，却常常默视无语。

有一种叫兽性的动物，夜间常要敲你心中小人的木房门。那只黑狗围炭而眠，听而不闻。而那小人却常常兀然坐起，瞪着眼

睛发呆。敲门声一直在响着。

每天清晨，孩子们起身去上学，大人们起身去上班，富人们从床上坐起，享受萍水相逢的女人递上的早餐。而这个小小的人，则开始从你的双眼向窗外张望。

三、稀世之鸟

有一种稀世之鸟，他翱翔于雪山顶峰之上，承受着日月之光和天地的精华。他鸣声激扬万里，身影覆盖了一片广袤的土地。

这只稀世之鸟每天都在空中，他无枝可栖，他生就了一种方式：在空中面对一切。

这只鸟飞翔的天空是远离尘世的。没有林立的水泥，没有混乱的车流，没有铺天盖地的噪声。这里只有未被污染的天空，未被污染的流水和完全的自然之声：兽吼禽鸣，泉响江声，还有风在树林间弹出的乐声。

没有一个心为尘覆的人见到过这只鸟，而见过这只鸟的人往往只有沉默的双唇和深邃的目光。在这些人淡淡的微笑中，你也许会于惊鸿一瞥间见到那只鸟淡泊的翼影。

四、一个濒死者对灵魂的访问

给所有的生者和即将出生的人。

——你永远的邻居卜林

我的灵魂就住在我家对面。在一扇永远虚掩着的门里。

他是一个名叫卜林的人。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我只记得童年时我常常从噩梦中惊醒，而且每次都是同一个梦。梦里一个影子对我说，“去卜林家看看他吧，他就住在街对面那扇虚掩的门里。每次你在街上推铁环玩耍时他都会在街对面看着你。”

每次都是在那影子走近我而我即将看清他的面孔时我便哭着醒来。每次爷爷奶奶都从我旁边的大床上坐起来，他们会说，卜卜，怎么了，又做噩梦了。而我每次都是泪流满面地一边点头一边抹眼睛；爷爷奶奶则惊恐地相视无语。

后来当我大了一点，会说一些零散的话时，我就断断续续地讲给他们听：影子在说话，街对面一个叫卜林的爷爷，他每天都看着我。我发现我讲梦给他们听时，他们都毛骨悚然，毛发倒竖，而我却从这讲述中得到了很大快感。后来我再大些时，那个影子就从我梦中消失了。开始是越来越淡，最后影子变成了透明的，然后融入了黑白的或彩色的梦的背景中。

而我依旧保持讲述的习惯，直到我快七岁时。终于有一天，在我向已毛发皆白的爷爷奶奶讲述没有发生的梦境的第二天，我家来了一个人。一个据说是通灵的人。我奶奶摇了摇我的身子，对我说，卜卜，叫大师。

我看到大师也是一个老头子，于是我不小心叫了他一声大爷。结果他很不高兴，吓得我爷爷奶奶连续不断叫了他无数声大师，才把他的脸上叫出一点点笑容来。

“这个孩子，”他说，满是花纹的脸上有了一点疑惑，“应该过了做这种梦的年龄了。”大师走时，留了一个偏方：吃肥肉。结果现在的我脑满肠肥，从那以后我没做过任何奇怪的梦。

现在我已是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了。我眼前的街道已宽了好几倍，眼前的汽车也比以前的洋车快了好几倍，眼前的人比以前多了好几十倍。我对我的一生很满意，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典范：

老婆只有一个，八十年间没有与第二个女人做过爱。我有七个儿子，七个儿子又各生了三个孙子，到了孙子长大时，他们都只有一个儿女。现在，他们都从我眼前消失了，再也不曾回来。我依旧住在我爷爷奶奶曾经住过的临街的风子里。这房子是 1900 年建的，除了我这座老古董房子外，我周围全是二十一世纪的高楼，直扎到云里的那种。我每天足不出户，每日的功课就是咳嗽。

但昨天，我八十年前的梦又出现了。那个影子没有变化。他轻飘飘地浮在空中，他说，卜老汉，明天中午十二点你就要死了，还不街对面看看你的灵魂，你是不是忘了他叫什么了。我告诉你，他的名字就叫卜林。当影子的面庞马上就变清晰时，我醒了。但没有像小时那样哭。现在我已须发皆白，毛发倒竖。

这天夜里，我在床上坐了一夜，但一声咳嗽也没有。夜静静的，街对面的一种叫迪厅的风子里传来二十岁左右年轻人的喧哗。

第二天，天气很好，我在卧病不起十年后第一次走出了大门。我的双眼被二十一世纪的阳光晃得—团漆黑。

外面的阳光太好了。汽车在我两边像走马灯—样乱晃。年轻人在车里搂搂抱抱，对我直接喇叭。我知道，他们看我年纪大，耳朵不中用，所以就按得很响。

我在街对面转了半天，没有找到我儿时记忆里的那扇破旧的大门。我问了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不知道。而且在得知我要找的那个叫卜林的人是—我的灵魂时，他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望我，仿佛我是天底下最奇怪的人。

这时阳光很高了，我的影子躲到我的双脚之下。这时，我看到了一个胖胖的很像我妈妈的女人领着一个先天痴呆的儿童向我这儿走。那个痴呆男孩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我了。哇哇叫着，冲

我翻白眼。

我发誓我一生中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听到一句话，那个女人说的。她对那痴呆的胖男孩说，“卜林，你这个白痴，知不知道有人在等你。”

这时，阳光正好照在我头顶的中心。钟楼上的钟声开始响起来。

一共十二下。

五、现实一种

A 从睡梦中坐了起来。

他走到厨房拿起了那把形同弯月的菜刀。

这时有一只猫在叫春。声音像娃娃哭一样。

接着他看到窗帘上一只猫的影子飘了过去。

他问自己：我要去干啥？

没顾上回答自己，他就走在了深夜的街上。街上刚下过雨，湿湿地泛着路灯光。他看着自己穿着肥大的花短裤，在空街上踩着自己的倒影。

走。他想。也许我要去杀人。

A 对自己要去杀什么人不甚了然。

走在湿湿的空街上的时候，灯柱上和路面上的橘色的灯光都灭了。接着 A 就听见了远远近近的鸡鸣狗叫声和再远处火车拉响汽笛的声音。再接着一轮橘红的太阳像一只圆的气球似的飘在了一竿高的地方，像是给孩子用线拉住一样，停了。接着 A 就发现街上已经人声嘈杂，车铃声响个不停。

A 发现自己正站在路中央。

这时，一辆塞满人的公共汽车在 A 面前停了，响起了喇叭。

A 如梦方醒。司机说，你找死。

A 想，我不是找死，我是要找谁该死。我……A 想这些的时候，发现自己手中正握着那把形同新月的亮晃晃的刀。这刀被太阳光镀上金色，很好看。

还不走！傻 x。司机说着又发动了车，要轧 A。A 赶忙拿了那把刀，退在了道边非机动车道上。于是四周车铃乱响一气。A 听到一个胖女人说，“这人，忒怪，和我们两样，大概是从精神病医院跑出来的。”接着 A 听到一个 1.65 米的瘦女人说，“我好像在噩梦里见过这个人。一见他……”两女人车子从自己身后骑了过去，“我就一身鸡皮疙瘩。”A 看到一红一黄两只轻便车上一肥一瘦两只屁股在扭着。

A 想，绝不是我。我和这些人一样。也许他们在说他们的梦。

A 看到满街的人都在骑车子乱窜起来。街上有这么多人，不知是从哪来，也不知是向哪儿去。总之是匆匆忙忙，像是给什么追着一样。

A 站在道边的高坡上时，一个胖乎乎的二十几岁的青年一边啃一个糖火烧一边往这边跑。A 顺着他的方向一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牌。许多人站在那，翘首以待。

“你干啥去？”

“上班上班”起初胖子是低头闷吃闷跑，迷迷糊糊地回答 A。大概听到口音的问题，他打量了一下 A。谁知这一打量令胖子惊得小眼都大了。抱着火烧直冲入等车人群，拼命往人群里挤。其他等车人都烦了：“挤什么挤什么！”

“那边有个鬼。”A 在这边都听到了胖子惊恐的声音。

“什么鬼？你他妈的才是鬼。大白天的，真他妈的见鬼。别挤了。”

A 看到那胖子像只冬天感到很冷的小胖鸭子一样，躲到了 A 的视线之外。A 的眼里只有翘首或翘脚等待公车的人们。

这时公共汽车来了。两扇门像张口一样，吐出了花花绿绿的人然后合上嘴，打个哈欠，开走了。

A 想，那胖子怕我。我觉得自己的表情太像面具了。自从有一次在噩梦中那个黑影把我在海心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小船上抛了下去。我的脸上就没了笑容。

A 站在这儿想的时候，有个秃顶老头子托着一只鸟笼，左手叮叮当地转着健身球走了过来。春天的风暖暖地吹着，那只黄雀伏在笼中的横杆上打盹。这时，老头子猛然吼了一声打虎上山，接着咳嗽起来。那只黄雀醒了醒盹，伏在杆上，歪眼瞅了瞅如旭日般光亮的主人的头，又打起了盹。

老头子剧烈地咳嗽。

那只黄雀在笼子里撅腩抬头展翅地保持平衡。

“苏三离了洪桐县，悄声来到大海边，大海污染一大片，看不到头来看不到边……”好像老头在唱戏文，A 听着，禁不住问，什么海是这样的？

这时，老头走在身边了。

“喂，我说，”老头子脑门光光，声音洪亮。

“啊。”A 吃了一惊。“你这个小人，我好像见到过你。”

“是吗？”A 觉得很释然。他发现自己也会笑。

“对，老见。就是记不住了。”

“我头一次见您老。”

“我说，你手里拿一件什么东西呀。”

黄雀在笼子里拉了一点青屎，觉得口渴，于是挪到小木碗边喝水。

“刀。”

“卖吗?”

“不卖。”

“大白天提把刀干什么。吓人不拉的，叫公安局的人见了要抓起你来。”

听到公安局三个字，A 感到很害怕。A 想起自己很小时两个名叫公安局的人到自己家去调查自己的父亲。然后父亲就跟他们走了。

“把刀藏好。拿刀也不要紧，不过要藏好。用时再拿出来，别拎把刀，让人一看就知道你要干吗，麻烦。”春风吹来，掀了掀老头的衣角。A 看到，老头子腰里别了把刀。

A 现在觉得很迷惘。自己清早磨刀出来，脑子中已想好要杀一个人。可现在站在街边，对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和一片灿烂的阳光，竟然不知去哪儿好。

老头子说，“还不把刀藏了。”

“好。”A 把刀别在腰上。他看见自己穿了只大肥裤衩子。

“这就好，这就好。年轻人，活。一学就会的。实际不用学就会。”老头子说完，就托着那只伏在横杆上昏睡的黄雀，哼着京剧走了。背景越来越小，像浮着的一个雾点。

太阳像银气球一样浮在半空。A 看到那太阳像给细线牵紧了一样不再往上飘。

A 想，我该干点什么。

但他摸了几次刀子，想不起该干什么。人们都忙忙乎乎，我也该找点事做。

这时，街上路面银白发亮如水银。电报大楼钟声响了两下。于是原本有些空的街上又是人声车声一片。

这时，A 见那大胖子揉着没睡醒的双眼，骂着“午睡没睡好又上鬼班，忙死了”从身边经过。这次他没注意到 A 又像早晨

一样冲向候车亭了。那里有人翘首，有人跷脚，像鸭子像鹅一样伸长脖子，同时往街西头看。车来了，车门像两张口，吐掉一群花花绿绿的人，然后闭上口，喘了口气开走了。

车开走不久，A发现天暗了，太阳像是橘红气球给线拴住似的停在一竿高的地方。然后街上人静车稀，各家的灯都亮了，路面也闪着橘色的光。流行乐像风一样在大街小巷楼道院落里刮着。

然后所有的窗户都暗了，只有路灯橘光点成一片。世界一片沉寂，远方只有隐隐波动的火车的汽笛声。

A奇怪地发现自己又站在湿润的空街上，灯柱和地面上路灯映成一片，自己踩在自己的倒影上，手里拿一把亮亮的刀。

我要去杀一个人。

这时A感觉有手在指自己，“起来起来，上班去。贾建国，上班去。”睁眼一看，是秃顶后爹在敲自己的脑袋。

窗外一片阳光灿烂。

A对自己说，现实里我是一个叫贾建国的刃器厂工人。

六、狗眼中的一分钟

狗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我早晨爬起来的时候，街上已满是拥挤的车声了。当我竖着耳朵听这每天的声响的时候，一桶垃圾从头顶的水泥板缝中浇下来，洒了我一头。我便叫唤着冲出了垃圾箱，站在了每天都一样的阳光下。

一双女人穿红高跟鞋的脚。然后是洁白的双腿。然后是被暖暖的春风掀起的白裙子。然后是裙里我也不敢看的東西。

那涂满胭脂的女人一跺红皮鞋，骂：狗东西，滚！